



五指山是海南大叶种茶的故乡，寻海南茶香的源头，不能不去五指山。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开车行驶在五指山水满乡的山路上，看到不少外地车牌的车辆，一些人专程到当地的茶园参观。

明正德《琼台志》载：“本岛所产茶叶皆采自野生茶，其中最有名之茶为五指山水满所产，树大盈抱，气味清醇。”五指山茶，古已有名，最出名的是红茶。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茶学家陈宗懋2019年在五指山考察时说：“海南大叶种是制作红茶的极品原料！”

近年来，古茶树受到追捧，有茶友为一睹其“真容”不惜跋山涉水。水满乡的深山里零星分布着野生海南大叶种茶树，不过要见它们，就像要见世外高人一样，并非易事。因为你可能要在山林里徒步六七个小时，还需有专业人士作向导。

但是，要看海南大叶种茶树，并不是非得进深山不可。20世纪50年代，五指山的茶农开始人工种植海南大叶种茶树。如今，许多茶园里有野生海南大叶种茶树的“子孙后代”。

山谷间传来清澈的流水声，林中鸟鸣不断。记者走进水满乡响村的一个茶园，只见一垄垄灌木状的茶树分布于陡坡之上，其间还有几株三四米高的大茶树。“这里的茶树都是海南大叶种，那几株高的，听村民说是从深山里移栽的。”五指山印象水满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国豪介绍，与其他茶园不同的是，这个茶园的大小茶树栽种在其他树种之间，采用了“林茶共生”的种植模式，茶树的生存状况更接近野生。

每年2月到10月的采茶期，董国豪经常开着皮卡车去村里收茶青，然后运回位于五指山市区河南东路的茶厂加工，“我们的茶厂在二楼，一楼是茶店，顾客可以上楼看制茶”。

如今，虽然工厂化制茶已成趋势，但仍有一部分五指山茶人痴迷于传统。从水满乡墟开车往毛苗村方向行驶，30多分钟后，一个名为“黎柏扣”的茶园出现在五指山水库的“尾巴”上。这个茶园的设施看起来有些简陋，但管茶制茶却颇为讲究。“你看那些是粘虫板，我们茶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用绿色技术防虫害。”茶园的管理人员卓龙说，为了保证茶叶的品质，他们“放养式”管理茶树。卓龙和妻子还坚持手工制茶，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味道纯正的五指山红茶。

水满乡还有不少与茶“约会”的好去处。比如，在永训村榔仙茶园，你可以到茶山上采茶；在方龙一村茗兰舍茶庄，你可以远眺五指山主峰，也可以在茶室品茗或参观制茶车间。

# 赴海岛春茶之约

本报记者 蔡曼良

## 茶旅线路推荐



### 五指山红茶之旅

- 通什镇什会村妙自然茶园“雨林茶乡”共享农庄
- 水满乡方龙一村茗兰舍茶庄
- 牙叉镇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
- 白沙绿茶之旅

### 海南小众茶之旅

- 红色村庄元门乡向民村
- 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
- 澄迈金江镇万昌苦丁茶场
- 琼中白马岭茶叶生产基地(白茶)

制图/许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报记者李天平摄

↓ 五指山市水满乡榔仙茶园的茶山。

到五指山寻根海南大叶种

对春天的向往与追逐，是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如果踏青是用足尖丈量春色的雅致活动，那么品春茶就是用舌尖唤醒春意的美妙仪式。

茶客们向来对春茶偏爱有加。春节刚过，北方的严寒尚未消散，生机却已然在大海之南的茶树枝头萌发。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的万亩茶园基地，进入了早春茶采摘期；长在五指山脚下的海南大叶种茶树，冒出了嫩芽叶；各市县的茶旅融合参观点迎来一波又一波游客。进入2月后，海南茶农将迎来采制春茶的黄金期。如果你也是个爱茶之人，不妨错峰出游，在这个春天赴一趟海南茶香之旅。



## 1 去白沙品来自“星星的味道”

要说迎春的“急先锋”，白沙的早春茶可谓当仁不让，这里的早春茶一般在上一年的12月中旬就开始采摘。如果你想品一杯鲜爽的早春茶，可以将白沙作为茶旅的第一站。

早春茶一般用来加工成绿茶，提到海南的绿茶，白沙绿茶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白沙绿茶名声在外，而造就其独特滋味的不仅有阳光、空气、雨水，还有地质“密码”。7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坠落后“砸”出的陨石坑，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陨石坑一带年均阴雾天数达200多天，土壤中富含多种矿物质。

海南五里路有机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见君嗅到了茶叶里的商机。2008年他和妻子符小芳一起将距离陨石坑2.5公里的一块撂荒地打造成了座有机茶园，取名“五里路”，从最初种茶采茶，到后来建设集餐饮、民宿、研学等功能于一体的共享农庄，吃上了“茶旅饭”。

儋州高速公路通车后，开车从海口到白沙只需两个多小时。便利的交通，为游客到访白沙各大茶园提供了便利。

记者在五里路茶园看到，有不少游客向茶农学采茶技巧，感受在茶树上采撷“一芽两叶”的乐趣。“都说白沙茶是来自‘星星的味道’，陨石坑本身也是一个地质景观，所以带孩子来看看。”来自湖南的游客邱源说。该茶园还设有炒茶体验区，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热锅杀青，让茶叶高高扬起后落下，便是杀青的方法之一“抖杀”。茶炒制好后，茶艺师会端上泡好的茶，教大家正确的品茶方法。

如果只是想在旅途中一睹茶园风采，位于白沙农场场部原址的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也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的茶园虽不提供采摘体验服务，但免费开放，游客只需登上观景平台便可一览茶园的满目苍翠。告别茶园，如果你还有余力，可以前往白沙元门乡的红色村庄向民村参观。80年前，饱受国民党当局压迫的白沙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在这里打响了白沙起义第一枪。如今，村中建有白沙起义第一枪旧址纪念园。

除了以海南大叶种为原料的五指山红茶、白沙绿茶，海南还有一些相对小众的茶品，比如制作方法有别于红茶、绿茶的白茶，“非茶之茶”苦丁茶、鹧鸪茶等。

白茶制作流程较简单，不杀青、不揉捻，让茶青自然萎凋，晾晒至七八成干，再用文火烘干即可。其主要特点是较好地保留了茶叶的自然之味。目前，海南五指山、白沙、琼中、保亭等市县均产白茶。

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琼中乌石白马岭分公司生产的白茶饼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在该公司生产车间，职工将烘干的茶叶塞入蒸茶机，蒸制5分钟后，倒入棉布袋中，再放至一旁的压饼机中压成密实的茶饼。“茶叶压成饼散热后，还得放入烘焙机烘干24小时左右，茶饼才算初步制作完成。”说起白茶饼制作，该公司职工符小琴如数家珍。

生长于琼北火山岩地貌分布区的苦丁茶，在茶友中也有不少拥趸。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苦丁茶“苦、平、无毒，南人取作茗，煮饮，止渴明目，消炎利便、通肠”。苦丁茶叶颜色偏紫，成茶条形紧结，味道苦后回甘，有清热降火等功效，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季饮用。位于澄迈县金江镇万昌村的万昌苦丁茶场在业界颇有名气。1994年，澄迈人郑成锦在荒山上平整出千余亩土地，创办了该茶场。他还潜心学习，改良茶叶烘制工艺，让苦丁茶的味道更醇香。目前，该茶场已具备一定的休闲观光功能。除了体验采茶，游客还可以在这里用茶叶作画，品尝辣木嫩芽煮鸡汤、红茶炖牛肉等“茶菜”。

被称为“海南第一山”的东山岭一带不仅产东山羊，还产一种茶——鹧鸪茶。清道光《万州志》将鹧鸪茶收录在“土产”一类中。行走在东山岭中，如果你闻到山间飘来淡淡的草药香味，或许可以在附近找到鹧鸪茶树。鹧鸪茶叶片较大，经常被做成茶团，成串对外销售。买一串放在家中，口干时解下一个茶团，烧水冲茶，茶团便在水中逐渐舒展开，香气扑鼻而来。“万宁人一般4月底到5月初采摘鹧鸪茶。”万宁市万城镇某茶行老板文敏介绍，鹧鸪茶味道偏苦，但非常解渴，且有防暑降温之效，是真正的“百姓茶”。

五指山市水满乡的一位茶农在展示手工制茶。



## 一棵酸梅解乡愁

■ 杨杨

海南岛上花木繁茂，在一片片红花绿叶中，酸梅树显得很独特。酸梅树不仅是三亚市“市树”，对不少海南人来说，它是生长在成长记忆里的树木。

### 刚强之树

酸梅树有多个名称，除了大家熟知的酸梅，还有酸豆、酸角、罗晃子等，各地叫法多有不同。不过在海南沿海地区，大部分人习惯称之为酸梅树。

有人说酸梅树是漂洋过海而来的舶来品，但如果问海南老乡，大家更愿意相信它是原生树种，是土生土长的桑梓之树。因为，千百年来这种树一直扎根琼岛。海南各市县分布着不少树龄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酸梅树，它们如一位位和蔼慈祥的老者，年复一年守望着这座岛屿，在四季里为人们遮风挡雨。

成书于500多年前的明正德《琼台志》中已有关于酸梅树的记载：“酸豆似豆而酸，可浸蜜，叶类相思。”清光绪《崖州志》有更详尽的描述：“酸梅，一名酸豆。其树大者五六围，高数丈。花开簇簇，一簇十数蕊，色微黄。子长而弯，中有数核，肉最酸，熟微甜，可腌为酱。”酸梅树喜长于热带沿海地区，海南岛西南部分布数量较多。它们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一些干旱、贫瘠的地方，许多树因“水土不服”难以扎根，或因营养摄入不足长不高，但酸梅树可以茁壮成长，经风雨雨长成大树。



酸梅树的果实。孙清 摄

### 美味之树

大约在每年的暮春时节，酸梅树的枝丫上会长出嫩叶，随后不久就冒出黄中带红的花蕊。等到花谢，青翠的酸梅豆就渐渐挂满枝丫。这时候，人们喜欢采一把酸梅豆，蘸上辣椒盐，解一时之馋。

酸梅豆嫩果以酸诱人，那味道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最好的食用方法是生吃。成熟的酸梅豆多了一些甜味，酸甜可口，剥壳腌酱或浸糖吃最为适合。海南人用酸梅豆浸糖、腌酱的历史悠久，不知明代的李时珍是不是听闻了海南人的这一做法，才在《本草纲目》中写下酸梅豆“浸水和羹，酸美如醋”的美言。

过去一些渔民在出远海时，除了柴、米、油、盐，最爱带上酸梅酱。他们在船上煮上几条鲜鱼，再往汤里放入几勺酸梅酱，一顿快捷又美味的大餐就做好了。

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一颗酸梅豆、一罐酸梅酱，就是最好的零食和调味品，它们为平淡的生活增添滋味。当然，不是其中人，不解其中味，酸梅美食的味道，可能只有吃过的人才最明了。

### 桑梓之树

酸梅树被选定为三亚市“市树”，是因为它数量较多，且深刻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在三亚南山景区的海岸沙坝上，有一片绵延六七公里的酸梅树林，其中不乏树龄数百年的酸梅古树。

说起古树，海南岛上的酸梅古树有不少，三亚、陵水、乐东、东方等地都有百年树龄的酸梅树。儋州市中和镇衙门遗址上长有三棵高大的酸梅古树，据说它们开花花落至今已逾千年。

在海南农村，酸梅树和榕树、见血封喉树是最常见的“纳凉树”。它们树形舒展、枝叶繁茂，遮阳效果好，常见于村口、巷边、祠堂外、学校内。零散分布于各村庄的酸梅古树，树龄动辄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人们因地制宜，在大树边修村路、建祠堂、筑学校、筑围墙，一棵高大的酸梅树，往往就是村庄一景。在海南，甚至还有以酸梅命名的村庄，比如东方市三家镇的酸梅村和小酸梅村。一棵酸梅树，关联着村庄的古往今来。

烈日炎炎，在一棵葳蕤的酸梅古树下，一群老人自在纳凉、聊天、下棋、打牌，这是夏季在海南岛南部、西部农村地区经常可以看到的场景。对在外打拼的游子来说，老家村口、巷边一棵棵见证村庄兴衰的酸梅树，是一辈子的记忆，每次回到故乡，望着依旧挺拔的大树，尝一颗酸梅豆，心中的乡愁便消解了一半。